

知識天地

秋柳的世界

嚴志雄研究員(中國文哲研究所)

筆者近寫成《秋柳的世界——王士禛與清初詩壇側議》一書，即將刊行。本書的研究對象為明清之際詩人王士禛(貽上、阮亭、漁洋，1634-1711)的成名詩作〈秋柳詩四首〉及當時諸名家的和作，正文含四章，分別探論王士禛1657年的〈秋柳詩四首〉；徐夜(元善，1614-1685)及顧炎武(寧人，1613-1682)於同年的和作；曹溶(秋岳，1612-1685)及朱彝尊(竹垞，1629-1709)於1659年的和作；冒襄(辟疆，1611-1693)及陳維崧(其年，1626-1682)於1660年或1661年的和作。諸家之作，與士禛原唱關係或即或離，而各具特色，各勝擅場，殆無疑問。然而，除王士禛〈秋柳詩四首〉以外，對諸家和作所作深入、全面的探論尚不多見，實不無遺憾。本書的研究重心之一，為對原作及諸和作展開文學性的，特別是古典詩學性的分析和理解。這些文本既然是詩，首先就應該以讀詩的方式來體會。諸家之作，各具研究價值(intrinsic value)，而通過比較分析，更可進一步彰顯各自的特色，釐清原作與和作之間的辯證關係(dialectical relationship)。這些詩人年齒不一，各有其生活環境、社群、經歷、性情、語言風貌，而〈秋柳詩〉促成他們在不同的地點、時間問題賦詠，讓我們得以觀賞、比較其作品，這實在是清初詩歌研究一個極為難得、別具意義的課題。

以下所錄，為拙書稿的「結語」部分，拙著之成書歷程、個人在研究、寫作過程中的一些體會、感想，於此有所披露，今特稍作編整如下，以供讀者參考，尚祈賜正。

沒想到，為了揣摩、思考、解釋這些〈秋柳〉詩字詞的意義，我竟徜徉在這些明清之際作者的詩文集、相關文獻中好些時日。這是一趟樂趣無窮的旅程。

此前，我對王士禛的認識相當片面(當然，現在也說不上有多深入的瞭解)，為了追蹤、試探、重構王士禛〈秋柳詩〉的意義向度，我必須回溯到他父祖輩在晚明時期的仕宦經歷、山東王氏在明清爭戰中的遭遇、清朝建立後王氏兄弟在舉業上的奮鬥，因而發現，〈秋柳詩四首〉這組文本、王士禛其時的文學實踐與王氏兄弟在舉業上的經驗有著相當微妙的關係，有待發覆。〈秋柳詩〉迅速得名，又引發熱烈、長期的「唱和」效應與諸多的「本事」說。這不尋常的現象促使我細究〈秋柳詩〉的藝術特色與思想內容、理清〈秋柳詩〉所體現的詩學實踐與「明遺民體詩」的交集與分歧，並進一步將之置放在十七世紀更廣大的「文學生產場域」以及其時之歷史、政治、文化環境與生態中考量，漸漸察覺到「詩人作為行動者」是理解這樁「文學書寫事件」一個關鍵的概念。上述的思維向度與相關的詮釋策略在隨後三章中都或顯或隱地出現。

要考論顧炎武的〈賦得秋柳〉而通讀了顧氏的詩及注可能是我近年讀書最「勉強」(取日文勤勉學習、努力讀書之義)的一次。顧炎武的〈賦得秋柳〉寫於其「北遊」期間，我不得不追隨亭林先生的行腳而到了順治十四年秋的山東濟南，稍微體會了顧氏「北遊」最初幾年的心境、行事風格，以及「儒者之詩」的氣象、風神。顧炎武竟然是王士禛〈秋柳詩〉最初的回應者之一(就某一意義來說，也是評論者)，且其詩暗藏嘲諷之意，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也許王士禛和亭林先生也始料不及吧)。因著顧氏的詩，我又接觸到一位前此我完全陌生的詩人，王士禛的從兄徐夜。王氏、顧氏、徐氏三家〈秋柳〉詩所構成的互文性、對話、辯證關係讓我為之久久思考、著迷。在一個最不經意的時刻、地點，產生了這一組譎奇的文本，而我們通過個人生命史、書寫譜系與「習性」的分析、重構以及脈絡化工作，對彰顯詩人的性情、其詩文特色、歷史的必然與偶然也許會有少許的幫助吧。

曹溶詩、詞、文章都好，老辣酣暢，具有強烈的主體性，在清代文學史上應有一席之地。近年稍見研究其詞作之書、文，然論述其詩者則尚未之見，不無遺憾。曹溶的〈秋柳〉詩寫得甚好，也卻是我處理諸家〈秋柳〉詩最困難的一首。順治十六年(1659)夏秋之間是清初歷史上風雲變幻的時刻，鄭成功率大軍北上抗清，東南大震。鄭氏金陵之役失敗，退出長江口之際，也是曹溶寫下其〈秋柳〉詩的時候。我覺得曹溶的〈秋柳〉詩埋藏了許多心事。曹溶是所謂「貳臣」，言不能不慎，即便他關注、同情其時的復明運動，也不敢直書胸臆。我運用「習性」

的概念，盡可能藉著曹溶前此的相關詩作，突顯〈秋柳〉詩語詞、意象所反映、指向的內心世界、情感內涵，真可謂極盡旁敲側擊之能事了。最後還是曹溶的「素心」友朱彝尊幫了大忙。在朱彝尊的〈秋柳〉詩中，我發現了朱、曹二詩的互文、對話關係，朱氏的〈秋柳〉詩微妙地道出了曹溶的心事。我想，清初「貳臣」與「遺民」的情誼、文字上的交集互動還有很多值得探論的話題。

而我終於走進神往已久的如皋水繪園。水繪園主人冒襄與其時寄住(食)園中的陳維崧在王士禛到揚當年或次年寫下另一組〈秋柳〉和詩。本章現在的章題是「『秋柳』的回歸」，而「回歸」二字，起初我是想下「救贖」(redemption)二字的。在王士禛原來的操作中，「秋柳」帶有太多對江南的懸想與虛擬(乃至不無輕薄)，而冒襄和陳維崧是真正的江南人，見證了明清易幟，親歷其境，遭際曲折、艱難，在他們的賦詠中，語言、情感、經驗終於「回歸一體」，文本、文辭所成就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印合著「經驗的自我」(the empirical self)。冒、陳作為作者與其〈秋柳〉詩作為作品之間，體現了一種我稱之為 immediacy(或譯「臨即感」，此乃先師周策縱教授的妙譯)的特質，而此種特質，也正是明清之際文學作品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其可貴、動人之處，在於生命與文字之間實在地相互開顯與涵攝，而藝術層面上的高下優劣，反而不是最重要的考量——不過，冒襄和陳維崧的〈秋柳〉詩寫得著實精彩，那又更是一個「愉快的巧合」(happy coincidence)了。

我在書前導論章中提及，為了更精準地探索詩人的經驗、情感、意志的特質，我們必須細察詩人在不同意義場域(空間及時間)中的行動、經驗、情感，並思考由此而導致的、或隱或顯的情、思、習性如何與當下的文本相互作用，產生具有意義效應的關係。我這種對生命與文本的叩問方式迂迴而曲折，溯洄從之，溯游從之，道阻且長，道阻且躋，具體表現在我在書中各章所作的、大量的脈絡化工作——「魔鬼在細節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也許我想嘗試呈現的，是由文本導引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生命「情狀」(situation and condition of life)；由種種「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ies)而至種種「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s)。十七世紀的中國光怪陸離，而人的一生千變萬化，在本書中我們經由若干〈秋柳〉詩的閱讀與詮解，試圖瞭解詩人們在某些時刻的受想行識與乎喜怒哀樂，如有所見，也無非是浮光掠影罷了，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

可有位先生卻不忘斷絕我們通往那文本、文化、歷史記憶的甬道——那是漁洋先生本人。

王士禛晚年，門人為編刻《漁洋山人精華錄》，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行，時士禛六十七歲。《精華錄》略去〈秋柳詩四首〉詩前小序。有證據顯示，士禛與門人就書之目次、內文、板式曾有往來書信反覆討論。〈秋柳詩四首〉為王士禛成名之作，若非乃師授意，弟子又焉敢妄動此段文字？「漁洋山人精華錄」，顧名思義，就是王士禛一生詩作的精選集；士禛一生賦詩三千餘首，《精華錄》選入千餘。〈秋柳詩四首〉原序至少可被看作王士禛本人對詩創作的時、地、因緣，以及詩中的氣氛情韻的提點。刪去此序，無疑是奪去後之讀者可以據而理解詩中內容的重要資訊，乃王士禛「去歷史化」(dehistoricize)的一個舉措。〈秋柳詩〉作於1657年，四十餘年後，「詩人作為行動者」的王士禛對此一書寫、傳播、接受事件再一次——就某一意義而言，甚至可視之為最重要的一次——干涉，企圖控制、固定它的意義以及它傳播於後世的「物質性」面貌(materiality)，那無法改變的、刻印在紙張上的形體。

《漁洋山人精華錄》刊行前二年，王士禛為從兄徐夜輯刊遺詩為《徐詩》。《徐詩》卷二有〈再題阮亭秋柳詩卷〉一首(次〈和阮亭秋柳四首〉後)，云：

聞道明湖集勝流，相從客館似忘憂。
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
詩寫白家何句好，賦憐王粲使心惆。
誰人愛唱清江曲，春月為姿亦漫愁。

徐夜此詩，乃為士禛所攜歸明湖諸〈秋柳〉和詩《秋柳詩卷》所題之詩；原詩應書於《秋柳詩卷》卷尾，藉之頗可想像士禛及諸名士於明湖賦〈秋柳〉詩時之情景。

民國年間，徐夜後人曾輯《徐詩》集外詩，與《徐詩》一併刊行，是為《隱君詩集》。《隱君詩集》收有一詩，讀之始恍然知上引〈再題阮亭秋柳詩卷〉之本來面目。《隱君詩集》所收詩題為〈貽上濟歸為言一時名士觴

咏之樂並示《秋柳集》詩既續其後響因題其冊》，應即《徐詩》所收〈再題阮亭秋柳詩卷〉的原稿。《徐詩》本與此本有一處重要異文。《徐詩》本頷聯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此本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八月驚逢落葉秋。」王士禛改徐夜此詩共六處，以此聯之改動最重要。王士禛〈秋柳詩〉序末但言「丁酉秋日北渚亭書」，讀除夕原詩可確知「秋柳社詩」發生在「八月」，對後之研究者而言，此一消息不可謂不重要。徐夜原詩「落葉」云云，顯係應士禛原詩序首二句「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而發(徐詩此聯上句「一時感遇垂條木」亦顯係應士禛詩序三、四句「金城司馬，攀長條而隕涕」而發)，經士禛一改，此一對話關係遂亦湮沒無聞矣。

就詩論詩，王士禛改得好，士禛本徐詩此聯更見靈動幽遠。然而，如此一來，徐夜原詩所保存關於「秋柳社詩」的重要資訊以及與士禛〈秋柳詩〉文本的互文性關係卻不復蹤影，亦不復徐詩的本來面貌了。王士禛改徐夜詩，應該也不是為了甚麼，就是他有時頗覺無聊的「神韻」詩學在起著作用罷了。「行動者」的行為，不必出於深思熟慮，乃「習性」所使然，Bourdieu早就說過。